

涵。他不僅評論現代詩，自己也動筆來寫，目前已寫了七、八十首了。

他的作品相當豐富，目前已成書的，大約是他所有發表的一半，另外還有一大半的剪報，依舊存放在書櫃裏，尚未出版，他認為這是平生的一大憾事。



## 鄭清文

鄭清文，臺灣臺北人，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生。臺灣大學法學院商學系畢業。現任華南銀行職員。從民國四十六年開始寫作。

鄭清文生長在臺灣北部的鄉下。他的父親是一個半工半商的木匠，識字不多，在記憶裏，他父親只知道一些中國的通俗小說，或民間故事的一些片斷；唯一買過的一本書是「千家詩」，而且也始終停留在吟誦第一首的階段。雖然他父親度過日本佔據臺灣的整個五十年，恐怕連桃太郎、浦島太郎的故事都不知道。

因此，他的文學背景是相當薄弱的。不過，他和父親之間，雖然有許多不同的想法和看法，他們却很親近。他的六年小學，受的是日本教育，他自己承認，日文的程度只是中等的小學程度而已。到了初中一年級，他才開始學習國語注音符號，所讀的中文並不多，特別是古文方面的書籍。中國的古典文學，他讀過征東征西之類的小說，他說到現在還沒有讀完紅樓夢全書。

他讀的外國文學比較多，起先是利用日文或英文讀一些舊俄小說；一方面是因為好奇心，一方面是兼習外文。他在大學時代也曾修過法文，便是希望能夠以法文直接去閱讀名著，他當時覺得，法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重心，不過，他的願望並沒有完全實現。他讀的外國小說中，還是以法國和舊俄比較多。

他從柴霍夫的作品學得深厚的同情，從杜斯陀也夫斯基學得深刻和激情，從托爾斯泰學到豐富的意義，他

也從紀德學習到真誠。他讀過普魯斯特的半本書，雖沒完全看完，但已感受到一位作家的無限熱情。他也讀了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，不過他認為，日本文學似是較弱的一環。

對於自己的讀書方法，他說：「我讀書，大部分不十分精密，也沒有什麼讀書計劃。我有買書的習慣，但買了不一定讀，讀了也不一定讀完。」最近，他接觸較多的作家是福克納，他認為福克納是少數了不起的小說家之一，他希望將來或許有能力，藉著日文譯本之助，翻譯一冊福克納的小說。

他待人處事的方針是：「做人容易滿足，讀書也很隨便，但寫文章却相當認真。」他寫文章，並不完全是為了興趣，也不想抱有一種使命感。他認為，一個人在一生中，總有許多遭遇，難得有了一點表現能力，便以短篇小說形式表達出來。他覺得自己有許多東西可以寫，他也能够寫，所以就必須把它寫下來。

他所寫的，大部份是短篇，今後他致力於創作的也是在這方面。他不認為寫長篇較寫短篇還容易，因為好的長篇依然具備所有短篇的長處，還要加上大的規模，這個規模，恐怕就是文學的生命了。

在寫作方面，他有一些朋友，其中有幾位是他特別佩服的。讀到好的文章，他也會想到把它們介紹出來。但他常常感到，瞭解別人畢竟不像瞭解自己那麼容易，而瞭解自己也不一定容易。



## 鍾肇政

鍾肇政，臺灣桃園縣人，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日生，日據彰化青年師範畢業，擔任中小學教師廿八年，自民國四十年開始寫作。

鍾肇政是臺灣省籍小說作家的前輩，年輕一輩的省籍作家，對他都非常尊敬。最主要的原因不僅是他寫作